

怎样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齐长立¹, 赵云耕²

(1. 保定学院 政法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2. 保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宇宙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而是历史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其关注的不是整个宇宙,而是人类世界,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他在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曾有保留地接受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但他绝不是一人本主义者,而是在批判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实践观,继而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全部,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对宇宙观问题失去话语权。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5-0035-09

马克思称自己的哲学为“新唯物主义”,是在他1844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由于这只是一个研究提纲,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准备发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偶然发现了它,认为它是一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便将其同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起发表出来。发表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以后,随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公诸于世,更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解读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的关系?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解读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些问题,在哲学理论界可以用歧义丛生来表达。西方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解读,不但有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还有早期和晚期马克思对立论,认为初创期或青年马克思强调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是一人本主义者,认为晚期或老年马克思由早年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转而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经济决定论,否定了自己早期关注人的主体性的基本立场。这种解读,对国内的哲学理论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如何称谓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也长期存在分歧,有“辩证唯物主义”称谓,有“历史唯物主义”称谓,有“实践唯物主义”称谓,还有“实践人道主义”称谓,等等。笔者拟依据马克思的一系列经典文本,进行系统的梳理,力求准确解读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内涵,以期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观意义上的世界观,不是宇宙观意义上的世界观

要正确解读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涵和深刻意蕴,首先必须搞清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视域,即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世界”究竟是整个宇宙世界呢,还是人类世界?如果是前者,则是宇宙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如果是后者则是历史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从马克思提出新唯物主义的文本《提

收稿日期:2014-05-24

作者简介:齐长立(1943-),男,河北顺平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纲》可以看出,他的新世界观的视域不是宇宙意义上的世界,而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类世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新唯物主义强调的“改变世界”就是改变现存的社会。从中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宇宙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而是历史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那么,马克思在《提纲》之前和以后是否改变过这个视域呢?这也要通过对《提纲》之前和之后马克思一系列经典文本本身来说明。

在《提纲》之前,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初步转向唯物主义的最重要文献是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从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开始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没有在他的视域之内,他关注的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关注的是“人的解放”,更确切地说,是关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16]马克思在其后写的《手稿》中,批判的是国民经济学,其视域是社会经济领域,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涉及到自然界也只是作为劳动的对象的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科学和宇宙哲学视域下的自然界。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主要是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在批判中阐述他们“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128]。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社会领域,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

在《提纲》之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确立的标志性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形态》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世界观的视域是“整个的人类世界”,涉及的自然界则是“人化的自然”。《形态》的手稿删去的一段话更能说明这一点:“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16]在《形态》的正文中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117],而只能将外在的自然界作为新世界观的前提和背景条件。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视域决定,他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重点不是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而是其“纯粹”性,对人的“敌视”性。他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批判其只将人作为感性存在物,而不是感性活动;批判费尔巴哈虽然称自己的《未来哲学》是人类学,关注人的命运,但他却“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且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117],而将历史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称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19]。就是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宇宙的自然物,而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物质关系,它区别于“纯粹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自然物质”,也区别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只把人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对象”。这种新世界观就是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1847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是对普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唯心主义以及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形而上学曲解的批判,马克思在同普鲁东的论战中,进一步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后,他一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写作,他的一生关注的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扩大视域,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无产阶级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南。

通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系列经典文本,可以看出,他的视域是一贯的,他创立的只能是历史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而不是宇宙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将两种意义上的世界观混同,就会产生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误读。后面将详细论及。

二、从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理解其新世界观的真谛

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解读的种种分歧,通过分析新世界观创立的过程有望加以厘清。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层面上讲,它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有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继而又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准确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要正确把握其视域,还必须正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和连续性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最早信奉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信理性是世界的本质,应当根据理性的原则观察社会,说明国家和法,理性决定存在,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但当这一信条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便由对这一信条的信奉转到怀疑,继而对自己曾经信奉的信条进行尖锐的批判,坚定地转向唯物主义。在这一转变中,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一转变更有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早就确立了理性自由的思想,而他认为宗教是非理性的、束缚人的自由的。在《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1]，“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2]。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全人类的解放”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的统治”^[12],这部分人“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而且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集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5-16]。这说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由民主主义者初步地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市民社会决定理性、国家和法以及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求得解放的思想成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立的起始点。

应当说,这个起始点还尚未完全落地,马克思还只局限在对国家和法等等的政治批判上,他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是比较抽象的,他虽然提出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指无产阶级,笔者注)解放自己”^[12],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还没有回答为什么要和怎样才能否定私有财产,解放自己,而这个回答,需要深入到经济领域,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这一批判的初步成果体现在马克思 1844 年写的《手稿》中,其主要成果是在阐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中揭示了工人为什么要否定私有财产,为什么要进行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他没有说明这个事实。”^[130]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40]“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41]。国民经济学由于没有考察这种关系,因此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本来是自由自主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把自由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147],使“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其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样,工人的劳动对他本人是一种痛苦,对资本家则是一种享受和生活乐趣。“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43]。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151]。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顺利成章地得出如下结论:工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异化劳动的存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消灭异化劳动,消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奴役制”,而这是要“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现的”^[151]。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分析,不仅回答了《导言》中没有回答的问题,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观。马克思这时的共产主义既超越了空想的、道义上的共产主义,也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共同人”或“一般人”^[156]的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共产主义是私有财

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地、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120}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这时虽然还没有创立剩余价值学说,还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从社会经济的矛盾中阐述共产主义的合理性,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然,还要看到,马克思这时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仍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等概念;还表现在,他甚至借用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宗教异化的思维方式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更表现在,他把费尔巴哈对神的扬弃称为“理论的人道主义”,把对私有财产的扬弃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3]174}。这说明,这个时期马克思虽然深入到经济领域,把捉到揭开历史的锁钥——劳动,但仍然先在地规定了自由自在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把异化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作异化劳动的克服、人的本质的复归。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还是道义上的共产主义观,还有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的因素,还不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讲,就是在此后的《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没有完全清除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仍用“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同思辨唯心主义作战。这主要是因为,1844年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不得不借助于经过改造的人本主义。这时的马克思虽然行进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路程上,但还没有到达新的目的地,还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的痕迹。有学者将此作为文本依据,便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这是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误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完成之时,正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的彻底清算之时。

彻底清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是以确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和对人的本质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深刻解剖为基础的,这些成果则体现在从《提纲》到《形态》的成果中。因此,从《提纲》到《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提纲》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确立了两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形态》对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初步的系统阐述。在《形态》中,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从不同意义上予以不同的称谓,分析这些不同的称谓及其关系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丰富内涵和真谛。

第一,“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相对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对新唯物主义的称谓。马克思正是在《提纲》中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基础上确立的科学实践观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第一个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1]54}马克思在这里既指出了费尔巴哈反对唯心主义的“抽象的思维”,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又指出了他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其致命的弱点是:他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不可能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0}。

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学界存在不同的解读,有实践本体论,有实践特征论,有实践功能论,都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从《提纲》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是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超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他第一次揭示出实践既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又具有客体性、客观性,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实在性的辩证统一。否定实践的主体能动性就会退回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承认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直观唯

物主义只能停留于自然唯物主义,不可能走进历史唯物主义。要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即贯彻到历史领域,确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必须确立科学的实践观。当然,在《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更多的是从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阐发的,当他在《形态》中将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17]的时候,实践概念不仅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更增加了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更为丰富的内涵,特别是第一次提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马克思相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称谓。严格地说,马克思并没有这样称谓自己的新历史观,只是称其为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果不拘泥于词语,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从而确立起科学的人的本质论的基础上创立的。费尔巴哈由于直观地看人,不能把人的存在看作感性的实践活动,所以,人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即抽象的“类”本质,是肉体 and 理性、情感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这一科学的论断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又一坚实的基础。人们正是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中确立自己的本质的,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本质,包括自由自主的劳动本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当然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但人们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生产,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包括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9]。一定的生产方式同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相联系,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不仅发生一定的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还要发生政治的和观念的关系,是人们的物质关系决定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而不是相反。因此,人之所以为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单个的、抽象的存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人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中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人们的一切也受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的本质也就体现在一切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中,阐发了全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0],从一定的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变化解释政治关系和观念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从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把握人的本质。不难看出,正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和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的深刻揭示,实现了由直观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飞跃。

第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21],这是马克思相对于共产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称谓。唯物史观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就是为了人和人类社会的解放。以往的唯心史观将人的解放寄托于精神、意识,迷信“批判的武器”,是空想主义的唯心史观。费尔巴哈看到了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不均,他对神的宗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却虚构了爱的宗教,幻想用人类之爱唤起富人的良心,实现人类的平等化,“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2],仍然只迷信“批判的武器”,而这样的批判并不能使人和人类社会前进一步。马克思则强调人和人类的解放必须诉诸“武器的批判”,必须进行实际的革命实践斗争。除此之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还包括:(1)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仅必须要进行革命的实践,还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即“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彼此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23],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为客观的前提条件。(2)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并形成了成熟阶级主体。具体说就是:“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他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他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24](3)共产主义不是主观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过程。

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不同视角、不同意义上对新唯物主义的三种称谓虽然名称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意思,正如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申明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其使命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

由于种种原因,《形态》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随后在1847年撰写的批判普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以论战的形式对唯物史观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时,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写作,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性,为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精辟的经典概述,是在《序言》中,因众所周知,恕不引述。之所以精辟、经典,一是内容精深扼要,二是概念明确统一,三是论述通俗易懂。在《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如此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和时机,阐述了一种社会形态灭亡和新的社会形态出现的条件。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揭示,向全人类宣示,共产主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尤其是实践的。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绝不是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其实是学者自己的主观臆断。马克思在1867年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4]101-102}。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的创立,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人类自觉地改造世界,推动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今,它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西方,自从2008年由美国起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

三、对几种观点的剖析

国内外,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一直存在着观点迥异的解读。剖析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

在西方,比较盛行的是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论”。他们把早期的或青年马克思解读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把晚期的或老年马克思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早期即《手稿》和《提纲》时期,认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从人出发,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人的自由解放,是人本主义;晚期即《序言》乃至以后的整个《资本论》时期,认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完全颠覆了自己早期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诉求,转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完全否定了早期的自己。笔者认为,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这种解读存在着诸多偏颇。

第一,把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绝对对立起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创立确实是从人出发的,但他是从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开始的。他肯定的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宗教异化的批判,将人的本质归于人自身,但人本主义的费尔巴哈仅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物性的自然属性,而将理性、情感看作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活动也只是理论的活动,恰恰看不到人作为主体的实践能动性。马克思正是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人类主体理解为能动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进而将现实的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开始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人作为能动的主体,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仅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还要生产劳动工具,这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物质关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既是主体实践活动创造的

结果,又成为揭示人的本质的原因,制约着主体的实践活动。因此,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绝不是对主体能动性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主体实践能动性。这就是说,人作为能动的实践主体,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又生活在社会历史之中。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具有主体实践能动性,又具有客观实在性。可见,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开始就不是一个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而是人本主义的批判者;而他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正是把人看作主体能动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他的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武器。

第二,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对立论者之所以认为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与主张人的主体性是不相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社会规律的特点。新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意义上的世界观,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具有共性,都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固然离不开一定社会背景下人类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和能动的思维,但自然规律不论是人类出现之前还是出现之后,都不存在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中。社会规律则不同,社会历史就是人们感性的实践活动过程。既然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规律须臾不能离开人类主体的实践活动。就是说,社会规律就存在于人类主体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之中。新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历史是人类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但人们不能主观随意地进行创造;人们要改造社会,就要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正确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依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新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科学真理性,但并没有否定人的主体性。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不存在外在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性,二者内在地存在于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如果说这里存在矛盾的话,这不是逻辑矛盾,而是辩证矛盾。

第三,夸大了新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不同阶段的差异。不能否认,马克思曾经受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阶梯。因此,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如前所述,在《手稿》中,还沿用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人的自主自由的劳动—异化劳动—自主自由的劳动的复归。这些,只能说明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给予他重要影响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不是保留了人本主义的痕迹,更不是停留于人本主义,恰恰相反,而是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确立了主体实践能动性与客观实在性辩证统一的科学的实践观,才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立论”者把马克思早期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临时沿用人本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模式的不成熟的阶段与晚期成熟阶段绝对对立起来,不仅否定了马克思心路历程的内在连续性,而且无限夸大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过程前后阶段的差异性。

第四,割裂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对立论者还认为,马克思早期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而晚期则全力去揭示社会的客观规律,否定了新唯物主义改变世界的功能,又回到了自己曾经否定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旧路。这又是把哲学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功能绝对对立起来了。马克思强调改变世界,并没有否定解释世界,而是批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注重解释世界,而不注重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改变世界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正确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世界,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改变世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始终主张的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其目的在于,通过正确揭示社会的客观规律,指导人们自觉地改变世界。

在西方,还盛行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诚然,马克思在《序言》中强调的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综观全文,决不能将其解读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里有两个要义必须把握:一个是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不在社会外部,而是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矛盾双方的作用总是相互的,有作用就有反作用,不可能只是单向的、机械的决定作用。另一个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革命,进步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是推动社会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的主体能动力量。这两个要义不仅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辩证的决定论。那种承认客观规律就必须否定主体能动性,承认主体能动性就必须否定客观规律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里也说明,新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唯物论又是历史辩证法,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即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论的内在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之所以将其称为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在其之前,总体上说只有唯心史观,没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上的彻底变革。也正是这个原因,不得不特别强调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这从恩格斯 1890 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5]695-696}。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机械决定论,但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读为机械经济决定论的人是有的,比如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等人,他们将经济决定论解读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之前,很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机械经济决定论的。针对这种误读,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正像马克思就 70 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691}

在国内,有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全部,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只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内容。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世界只能是“整个的人类世界”,自然也只是“人化的自然”,“只有人化自然才是现实的自然”^{[1]45},除此之外都是“无”。其反复引证的文本依据之一是《手稿》中的两段论述。一段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178} 另一段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128} 前一段话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化或外化,以后才外化出人和人类社会,因此,黑格尔的自然界本质上是观念的、抽象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思想物,不是实在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当然是与现实的人分离的自然界,它对人来说当然是无;但是,这丝毫不能否定人类出现之前和至今人类尚未认识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后一段话,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它是指“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或“人化的自然界”。但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化的自然界之外,确实还有自在的自然界,它决不是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这应是一个基本常识;况且,人化的自然界也是以自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否则人们就无从化起。自然科学发展史证明,人类学的或人化的自然只是整个宇宙大自然的极小部分;自在的自然虽然未被人所认识和人化,至今仍与人分离着,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对于人类来说,绝不是“无”。否则,无数自然科学家孜孜不倦地探究未知的宇宙自然的奥秘不仅不可理解,而且毫无价值。其引证的文本依据之二是《形态》下面的论述:“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77} 在这里,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看作人的感性活动,是处处经过了人的工业化社会的改造的自然界,几乎找不到自在自然的痕迹了;但是,几乎找不到,不等于绝对找不到,马克思就列举了澳洲新产生的珊瑚岛。如果我们不是机械地望文生义地解读的话,在自然界,何止是新

产生的珊瑚岛,只要放开眼界,面向宇宙,早已存在的、正在发生的和正在消失的自在自然远远大于人化自然。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人类世界、人化自然之外和之前的自然界的存在,只是为了创立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未将其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视域之内罢了。尽管如此,马克思在面对“人类世界”强调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时,仍特别提醒人们,“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存在着”^[17]。马克思这里讲的外部自然界就是自在自然,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只是它不同于人类史,“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6]409-410}。随着时代的发展,揭示处于“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的秘密对于人类越来越重要,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是历史观意义上的世界观,还应包括宇宙观意义上的世界观,这后一方面的内容,恩格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观意义上的世界观,它的视域是整个人类世界,而不是整个宇宙世界,是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历史观,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极为重要的内容,但不是全部。如果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创立的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大自然观、即宇宙观意义上的新世界观就会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完整,还会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留下口实;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自然科学和宇宙观意义上的世界观问题,也就会失去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On How to Interpretate the World View of Marx

Qi Changli¹, Zhao Yungeng²

(1. Department of Policies and Law,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materialism of Marx is the new world view in the sense of history, not the one in the sense of cosmology. It focuses on the human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not on the entire universe. Marx once received Feuerbach's materialism of humanism in the process his creation of new materialism world outlook, but he never is a humanism. He established scientific practice viewpoint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he humanism, and then created a new view of history materialism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new materialism view of the world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world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not all, otherwise, marxist philosophy will loss its voice right on the problems of cosmology.

Key words: Marx; new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philosophy world outlook

(责任编辑 石丽娟)